

我們爲甚麼主張臺灣

佛教的統一？

——附錄臺灣佛教的統一方案——

林 秋 梧

對於要使臺灣的佛教進出現代社會、來利益島內全民衆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生活、非聯合一個『有實力、有膽量、的臺灣人的僧團』是萬々不能的情形、我已經不揣淺陋、

是意味什麼、還說不是臺灣僧侶界在要求着全體統一的一種表示嗎？不錯！全臺灣佛教統一的聲浪、一天加大一天的、將漲滿島內的僧侶界了。

在於本誌前期（第六號）的紙面簡單陳述過、現在雖除起接到幾通激勵的實際上的私信而外、未曾看見有贊同或反對的表示、總是我確信自己所講的、並不是胡說霸道、而且代表着現在臺灣僧侶界一大部分的意見。如不豫信、請看下面幾個事實。（一）沈德融師在南瀛佛教理事會席上、提出全島佛教統一案的報道。（二）最近南部諸山長老所主張的南雄佛教團的組織問題。（三）中日佛教留學生的全島佛教統一期成同盟會設立的計劃等々。這些消息

又前月上京中的善慧和尚、到駒澤會我們同學的時候、據他所說、不但很贊成全島佛教的統一、且聲明他東渡前已經與南部各寺的和尙相議、要先設立一個地方的聯絡團體、更而欲進到全臺的統一、徵諸各方的意見、很受歡迎、所以回臺後誓必使其趕快成功、以貢獻臺灣佛教云々。我們聽到他這樣懇切的心情、不覺感着一番的大安慰。大凡團體所以不能協調和衷的、都因內部的份子分新舊老少兩派、一方保守、一方急進、致弄到不可

收拾的地步。可是現在我們臺灣的僧伽竟然不爲這個毛病所纏、各山的老和尚並諸大德、倒勝過一班沒志氣的僧侶數倍精進。天下的惰懶僧侶呀！你們見此其可閑居碌々、而不奮發嗎？俗語說『仙人打鼓、有時也會錯。』人誰無過、過而能改、善莫大焉。大雅裡面也說著、『靡不有初、鮮克有終。』像前回在南瀛佛教理事會、反對其令徒的統一案的善慧和尚、到現在豈不是如前面所述變成一個統一的主張者嗎？這種現象可說是臺灣佛教將要統一的一個好前兆。同時更加使我們感覺著的變遷是非常地迅速、要時常注意、免被他追過、而變成時代的落伍者。

使臺灣的佛教進出現代社會、到底這是什麼意思、又怎樣臺灣的佛教、不可不進出現代社會？要答應這樣的質問以前、須要先把現在的臺灣佛教明白一次、要知道現在臺灣佛教的正體如何、我可叫出一位日本內地的朋友來替大家分解。他要說了、請讀者仔細領教罷。

『本島人原來是自對岸支那的福建。廣東移住來的、所

以因這關係上、臺灣的佛教、大抵是支那福州的巨剎鼓山湧泉寺與怡山長慶寺的末派、在臺南稱鄭氏建立的阿彌陀寺等都是禪宗、尤其是臨濟宗居多。然而現今殆無其形態。他們寺裡合祀著阿彌陀。釋迦。觀音。勢至。文殊。普賢。藥師。彌勒。地藏。達摩。羅漢。僧侶只會念誦觀音經。楞嚴經。阿彌陀經。金剛經。般若經。替死者祈求冥福而已。可是因他們稱達摩爲祖師、所以纔得知道是禪宗……………。

『佛教僧侶的無學、真令人可驚。他們殆是無學無智之徒、孤獨的老人、貧困者、怠惰者、這些人們把佛寺做其唯一的慰安所、學到會讀誦兩三卷經文、就可以做個堂々の僧侶去通用。在臺灣叫做和尚的、比較在內地（日本）叫做坊主（ボウヅ）的、加倍是侮蔑的言辭、亦非沒有緣故啊。』

他又說『僧侶的職務、完全是一種的職業、在此間看不出有何等宗教的意義。』並舉送葬。開通冥路。拔度。打眠床枷。弄鏡。開枉死城。拜藥王。牽水狀。牽血盆。

引魂・洗口願・放赦馬等十餘種，爲僧侶的重要職務，一々加了說明。

最後更叮嚀說道

『以上的職業而外，全然無爲的他們僧侶，其無學之甚，臺灣全島的僧侶中，能解幾卷經文的，可謂全無。』（以上的文，係直譯本年六月一日京都市室町頭、大谷大學內發行的『觀照』第十四號五五—五七頁，北畠現映所發表的『就臺灣佛教』的第二節。北畠某聽說現任嘉義某中學的教師。）

臺灣人的僧侶肯不肯承認這篇臺灣佛教的批評，有沒有勇氣可起來對北畠某抗議，姑置不論，單就現在映在我的眼簾的臺灣人僧侶來講，不消說是『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』的，多數人中以智慧德行，受社會的。善男信女所敬仰崇的高僧，一定是有的。爭奈一旦照顧着有一部分沒自覺的僧侶同胞，在一塊討着虛偽的生活時，我們實在感覺着如受了人家侮辱的一樣不得安然自在。爲什麼緣故我們時常看見旁邊的人們，在那裏指手畫刀、

說僧侶的衣食，若不是去巴結諂媚資本家得來的，就是去煽動欺騙婦女們來供養的。甚至說什麼嚙米蟲啦、高等乞丐啦、亂罵一場。又同是一樣用著頭腦、用著文字、用著言語來啓發大衆、引導大衆的、怎樣所謂社會運動家、就配得多大的歡迎，而僧侶則偏要喫不少的譏罵？這中間的理由，賢明如臺灣僧界的同胞，一定是見角知牛似的容易明白了。至於什麼以反動份子而形成的鴨肝派、發刊那不成雜誌不成寫真帖的東西、大散而特散、或是什麼末來派的速成份子、極力向民衆販賣著來世的淨土、爲的是甚麼？不知有沒有被野心家所利用？這些枝節、我也免再添足、讓讀者自身去推察就是。但因為有了像這一樣的疑惑、所以惹起了社會的排擊，這却是不可諱的事實。彼此看來，北畠某對臺灣佛教的外觀的批評，竟然是「青眼鷄啄著死貓鼠」一樣，無對亦無不對了。

以上若明白了臺灣佛教的現狀，便可以判斷牠能適合於現代社會與否？若不能適合於現代社會，一定是會阻

害社會的進步、對於阻害社會的進步的東西、人々都可以破壞之。然而我們佛教徒不只以破壞爲能、同時也要建設新的、能適合於現代社會的佛教。這樣去破壞和建設、正所謂『破邪』與『顯正』。便是我說要使臺灣的佛教進出現代社會的意思。換句話說就是打倒假佛教來擁護真佛教吧。

在來的臺灣寺院的經濟、比較日本・中國的是很不豐富、加之人物寥若晨星、於是對於社會的教化、不能十分盡其任務。到現在依舊如此。因爲沒有相當的物質可以保證僧侶的生活、所以有了畢業相當學校的青年、大都離開了僧團、跑到街頭去討生活。而一班爲師長的則在埋怨、說此去決不再栽培弟子去受教育。我想這二種的人將來若不絕滅、臺灣的佛教是永久不能重興了。因爲爲徒弟的只知道沒飯可吃要跑。而不能想出免跑也有飯吃的方法。爲師長的只知埋怨徒弟跑了、而不知究明其何以要跑的原因。所以至今還找不出一個拔本塞源的好方法。簡而言之、雙方都因爲了眼前的現象、而忘掉了佛

教的本質。請問大家、誰說佛教是叫僧侶別吃飯？又誰說佛教是叫受過相當教育的僧俗要去還俗？但是有許多還俗的事實、誰也不敢否認的。這又是什麼緣故啊？

據我所見、青年僧侶還俗的原因大約可分做兩種。

（一）無適當的事業可做。因爲現代僧侶受了社會的潮流所刺戟、不願似香華僧一樣、到處去開枉死城、牽水狀。至於以朝夕的課誦、來換三頓的飯吃、則稍有志氣的青年、一定不欲爲之。然而要就合僧侶所做的事業又沒有。於是不得以就跑了。

（二）生活不能安定。現代社會已由山林佛教進而要求著都市佛教、時勢如此、僧侶不得不投入社會的交際場中去、然而他們除起每日的便菜飯以外、却沒有什麼收入、於是生活不能安定。所以他們爲要融通日夕的經濟計、又不得不跑了。

然則要用什麼方法來撲滅這個毛病、收容僧界的人材咧？免說、要計劃一個適當的大事業來給青年僧侶辦理。有適當的事業可做、僧界的人材纔不爲四散。有適當的

人材辦理適當的事業、自然會生出適當的報酬。以適當的報酬、使適當的人材、辦理適當的事業、那個事業一定是會發展的、決沒有不振的道理。只有一層、我們要斟酌者、就是這個偉大的事業、決非法雲寺、或觀音山、一山或一寺就可以辦得到的。這都因為我們臺灣的寺院經濟有限、人物尚在缺少所致。所以我們不得不起來竭力提唱全島的佛教統一。

總而言之、臺灣佛教所以微々不振者、皆由是沒有相當的施設可以收容一般的人材、故佛的真理不能十分闡揚宣佈、致受社會的毀謗。所以此去必要統一一個、有實力、有膽量的臺灣人的僧團、來建設適合現代的真佛教、使四百萬同胞、趕快發見著佛陀爲我們所指示的大道、去享受自由平等的快樂生活。

最後關於統一的俱體方案、我們約分三期、在第一期中又分爲兩部分的工作。這期的豫定若能完全告成、則臺灣佛教對社會的貢獻、自然就不少了。現在且把我的小方案錄在後面、以供諸位的參考、並乞指正吧。

甘人之語。多不論其是非。激人之語。多不顧其利害。真廉無廉名。立名者。正所以爲貪。大巧無巧術。用術者。乃所以爲拙。爲惡而畏人知。惡中猶有善念。爲善而急人知。善處卽是惡根。譚山林之樂者。未必真得山林之趣。厭名利之談者。未必盡忘名利之情。從冷視熱。然後知熱處之奔馳無益。從冗入閑。然後覺閑中之滋味最長。貧士肯濟人。纔是性天中惠澤。鬧場能篤學。方爲心地上工夫。伏久者飛必高。開先者謝必早。

——醉古堂劍掃（醒）——